

冯继然 著

九女城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九女城

冯继然 著

247.53
297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九女城

冯继然 著
责任编辑 王金楚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信阳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32开本 787×1092 1/32印张 字数234千字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000

ISBN 7-215-04020-8/I·535 定价 11.00元

序

新野是个古老而又人杰地灵的地方，文化沃土丰厚。我曾在那里工作过，自然对新野的人文地理比较熟悉。特别是对公元9至23年，王莽建立起新莽王朝后，其第九位女儿在新野建起“九女城”这个美丽的传说也早有所闻。但有许多疑点始终没有人能说清楚。譬如：王莽的女儿为何流落新野，又为何兴起筑城之举，一位弱女子何以担当起如此浩大的工程？都是千古之谜。还有史载：王莽没有篡政前，西汉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严重，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特别是东汉皇帝刘秀就生长在南阳之南、新野之北的白水乡，以做米谷生意为名，活跃在新野、湖北、枣阳一带联络英雄豪杰。后

古 庙 之 夜

汉平帝元始五年四月初。

久雨初晴。

傍晚时分，古唐河上，风拂水面，微波荡漾，一叶扁舟载着两位奇貌女子，乘风穿波，往南驶来。

唐河称不上宽大，却接通了淮、汉两水，虽不经奇峰峻岭，却遇高而转，曲曲折折，水深三丈，蟹繁鱼肥，商船如梭，游船不断，闹得唐河“龙王”应接不暇。单说扁舟上的两位女子，一位穿绿披红，仪态端方，执一把檀香纸扇，站在船头，身姿微倾，远眺着岸柳长水，显得闲情种种，旁若无人。另一位穿红披绿，发髻高挽，腰系丝带，身挂短剑，手按剑柄，英姿飒飒。

△△ 1

随着舟行波动，两位女子一起一伏，在群舟中时隐时现，宛如灵隐仙子，所过之处，留下阵阵异香，惹得船工罢桨，游舟停波，疑猜啧啧……

春日西坠，红光映河，一帘暮色徐徐而降，伴着几丝凉意掩上了扁舟。

披绿的女子道：“九小姐……”

披红的女子抢过来说：“秋娘，讲好了你不再称我小姐，只叫九女。怎么又……”

秋娘笑道：“一下子很难改的，也怪别扭的，还是不改的好，你添件夹衣吧。”

九女嗔怪地说：“你呀，不忙。哦，你问一下艄公，此到外府，尚需几时路程。”

艄公忙说道：“小姐莫急，这唐河水弯船多，舟行不敢快了，天晚时更不敢莽撞。要到新都侯外府，怕于初更时才中吧。今儿个正是月黑头，岸上都是烂泥，很难走的。不如听我老汉句话，咱到玉皇庙弯船，今儿个正是庙会，热闹极了。庙里有专为香客们备的净房，有吃有住。咱们走了多时，就到庙上歇歇脚儿，看看景致，赶明儿再走吧。”

秋娘瞧了一眼艄公，转身说：“九小姐之意呢？”

九女蹙了下眉，说：“也好！”

艄公闻言，很是欢喜，不由地来了精神，迎着群舟，见势转舵，穿波而行。觑两位女子春容似悦，乃兴至情来，顺口哼道：

唐河弯弯长又深，
老汉撑舟赛河神。
渴时煮碗唐河水，
饥煎鲫鱼把酒温。
白日我将王孙送，
夜晚船仓藏孤身。
不羨官禄不贪金，
自由自在多清心。
依呀哼呀啊呀嗨……

逗得两位女子相视而笑。

舟至渡口，正好暮临，霎时船火似星，照得满河通亮，河下岸上，人声沸沸。艄公将舟弯定，秋娘丢给他一锭银子，约定次日开舟时辰，然后叫了名脚夫，掂了行李，与九女登上岸来。岸上正好有专为有钱人出租的硬轿，秋娘叫了两乘，两人坐上，直奔“玉皇庙”而去。

“玉皇庙”相距唐河不足三里，建在方圆二里左右的高岗上。相传是秦始皇初年，宛城东边突起高岗，乡人惊异，众说纷纭，地方官忙上报京都，请卜吉凶。时有术士言称：天变出仙，地变出君。始皇闻言大惊，求术士施法降异，以固帝位。术士装腔作势曰：天变道亦不变。请御批巨资，设玉皇大帝灵位，让名道高人镇土，方得无虑。谁知不久，这里又起高岗，便照法施行。宛城在北，名曰“上玉皇”，此曰“下玉皇”。因距渡口较近，更兼是“玉皇大帝”灵位，香火

极盛。久而久之，把正北十里的“高庙”，正西十里的“五龙庙”都压了下去，数十里的乡人托生送死，求神问卜，均来此庙。特别时逢庙会，更是惊动四乡八镇，万人蜂集，热闹异常。今日虽因雨塞途，但景况仍不减往年，只见轿挤马拥，棚接人汇，庙内庙外，一片通明。

两位女子直奔庙院，守门的小道欲拦轿夫，秋娘在轿内厉声说道：“大司马府九小姐拜庙，快去报与道长知晓。”

小道不敢怠慢，飞步朝后边跑去。

两位女子来到庙内，见一位着青色道袍，白发苍髯的老道恭身一礼，呐呐说道：“不知贵客驾临，贫道有失远迎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秋娘嗽了下嘴，说：“带路吧。”

“贫道遵命。”老道转身朝身旁的小道说：“快去侍候车马行官。”

秋娘忙说：“免了，九小姐是闲游到此，轻车简从，只有本姑娘侍候，只用准备一套净斋就是。”

“啊，恕贫道不知，净斋倒是有的，只因雨连数日，舟车难行，被一位宛城大商所占，随行车马甚多，又时逢庙会，那位大商还要住上几日。请两位贵客到偏殿稍歇，用些膳食，待贫道另作安排如何？”

九女轻声说：“这么说庙里还有净室？”

“有是有的，西单院是专为女客备的香堂，但住人甚多，且又混杂，怕伤大雅。贵客若是不嫌，下有一箭之地，乃是同门玄慧师太讲法之处，身边十几个小徒，倒也干净利落。那

里有两间净室，是专供云游同道的宿处，可屈贵客一宿。”

九女说：“也好，就烦劳道长了。”

老道忙命小道速去知会玄慧师太，亲引两位女子往偏殿中来。

两位女子除罢风尘，正好庙膳送了上来，虽不是山珍海味，却也是时鲜佳品，做得香脆可口。刚刚用过，两位年纪轻轻的道姑姗姗而来，朝两位女子施了一礼，嚶声细语地说：“陋室已备，请二位贵客移步。”九女转目细瞧，见两位道姑奇姿卓韵，唇红齿白，面若桃花，不由感到惊异，便轻轻还了一礼。两位道姑回之一笑，上前提了行囊，大家出了偏殿。

老道早在殿外候着，朝两位女子躬身一礼，说：“两位贵客慢走，贫道就不远送了。”

两位女子还了一礼，跟着两位道姑朝外走去。

这庙院好大，几经转折，来到了一座单院门前，只见院内纱灯满挂，里边传出阵阵笑声。出于好奇，九女驻足朝那位年长的道姑问道：“这里住的什么人？”

“啊，乃是宛城大商。”道姑赶忙答道。

“做什么生意的，有多大买卖，竟带这么多的人马？”秋娘轻蔑地说：“古来无商不奸，经商之人多不义。他姓甚名谁，可有恶迹？”

忽听单院的大门“吱呀”开了，四五个衣冠楚楚、气度不俗的人走了出来。其中一位绛衣大冠，身長七尺有余，气宇轩昂，龙行虎步，边走边向身旁那位举止斯文的人说：“邓禹兄刚才言之有理，前年我在京都许大夫家求学时，常见恩

师露出忧虑之色。有次饮酒身醉，含泪叹道，‘当今年幼，朝事不谙，外戚势力日盛，汉室危也！’可能就是暗指邓兄这次进京所闻王氏把持朝政，欲行篡逆之意吧。”

邓禹说：“许大夫倒是明智之士，看来正好吻合。此去京都，不少宫闱之事，风满长街，归而言之，乌云遮日，帝星迷障，恐怕不久将物换星移。”

一位紫脸大汉说：“两位兄长何须多虑？自古道，江山非一人之江山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。三十年河东转河西，改朝换代如同年更轮回，或疾或缓。乱中出明主，未必不是好事。”

另一位身材魁梧的壮汉说：“吴汉兄说得极是，乱就乱吧，大乱自有豪杰当。你我弟兄虽然身有勇武，素怀大志，但这天昏地暗，奸臣当道，何有出头之日？若是乱了起来，咱就揭竿而起。刘秀兄宽宏仁善，就做个大王，邓禹兄足智多谋，就做个军师，众位兄弟各有千秋，二位兄长就看着办吧。咱马武生性粗鲁，有一身蛮力，做个将军咋样？”

秋娘听到此春容动怒，柳眉倒竖，伸手就去拔剑。九女忙按着了秋娘的剑柄，对秋娘丢了个眼色，秋娘只好作罢。

这时只听刘秀斥道：“马贤弟你喝醉了，你我弟兄乃是乡野闲人，朝中大事，本不是我等管得了的，只是酒后闲聊罢了，怎能当真动情？若是被官差听到，岂不论你个谋逆之罪？再不要信口乱讲了。”

马武壮色道：“谁个醉了？我马武无家无业，怕他个屁啊，那些当差的敢来拿我，我不捏死几个算便宜他。”

邓禹说：“马贤弟越说越不像话了。”

马武有点生气地说：“什么话不话的？你们怕受牵连，咱不在你们面前说就是了。”说罢头也不回，大步而去。

吴汉急赶而去。

刘秀、邓禹与另一位眉清目秀的白面书生相视而笑。

两位女子和道姑抬足走去。

九女边走边问那位年长的道姑：“那位长髯之人，倒像个仁厚长者，道姐可认得？”

道姑忙尽：“岂止认得，此人姓刘单名‘秀’，表字‘文叔’，长于宛城白水乡，排行老三，乃景皇帝七世玄孙。九岁时丧父，寄居叔父家养年，成年后专好稼穡。后入京都求学，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，肄习《尚书》。嗣因家景渐贫，衣用乏绝，便离京归乡，做起米谷生意。舅家乃是湖阳的大户樊家。因此，他常在清阳、湖阳、枣阳往来贩谷，近年收益有成，家资丰盈。处世为人却是宽仁谨厚，多行善事，扶危济难，仗义疏财，受人敬重。”道姑把脸转向秋娘说：“这上、下两院，多受他的恩惠，从未闻他有什么欺行霸市、使奸坑人的恶迹。”

秋娘明白道姑是冲自己说的，反唇相讥道：“还真没瞧出，一位道姑，对尘世之人如此了如指掌，莫非你与他有什么瓜葛不成？”

已到角门，早有两位道姑提灯相候，互施一礼，下路走去。道路已被新沙垫过，软而无泥。

九女怕秋娘的话伤了道姑的自尊，含笑说道：“道姐俗姓，尊何道号？”

道姑谦和地说：“卑道也是刘姓，微名品春，师父还未赐道号，九小姐见笑了。”

“哪里，道姐言新语妙，深解世情，与那位刘员外定有一番故事，可否以昭愚疑？”

品春微笑道：“九小姐既有如此兴致，卑道敢不从命吗？说来话长，卑道也是白水乡人，与刘秀乃是叔伯兄妹。早年家父曾做邓州县令，后来弃官还乡，授学家中子弟。卑道与家兄刘秀、刘寅、刘仲及同堂兄妹都是家父的子徒，对家兄的身世作为，自然莫不知之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，差点误解了道姐，恕罪恕罪！”秋娘满口谦意地说。

“不必，都是女儿身，误解也是当然。”品春毫不介意地说。

九女顿现惊讶之色，不由对品春肃然起敬。

说着走着，很快到了下院。只见松柏掩院，古树参天，真个是一处玄妙清静之所。九女暗暗惊异：没想到这离京千里荒僻的乡野间，竟有如此宏大典雅的道家圣地。正在想入非非，红漆大门“吱呀”一声，朝两边开去，纱灯之下，一位眉发如银、目明神朗的老道姑迎了出来，朝九女和秋娘躬身一礼，说：“贫道年老体拙，没有远迎贵客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九女赶忙还礼。

寒暄过后，众人来到了客房。

九女转目一瞧，见这里虽不如司马府那样华丽宽敞，锦书檀案，画瓶雕栋，布满名花异卉，却也是窗明几净，床纬

帐幔，布置得体，给人别有洞天之感。特别是几幅仙人画像，均出自名家之手，神韵非凡，使人百看不厌。

品春谦恭地说：“九小姐，这里是尘外净地，自然是简陋寒苦。若需什么，只管吩咐，卑道尽心就是。”

九女忙说：“不，一切甚好，再不敢烦扰道姐了。”

秋娘说：“请问道姐，庙里往来客人，都是这样接待的吗？”

品春忙说：“非也，尘外一界，自有规矩。平时分工精细，如火工道人、经堂道人、执香道人、迎客道人等，名师高徒，各有尊卑。一般客人，自有人接待。像上院的玄法道长、本院的玄慧师太，都是得道高人，清心寡欲，除非熟人拜访，外堂名道来游，平时是不见客的。”

秋娘冷目说：“皇上老子也不见吗？”

品春垂首说：“不敢。本教历受皇恩，怎敢怠慢？自然是盛礼相迎了。今日九小姐贵体屈临，乃是两院的荣光，两位道长动位恭迎，实是稀有之事。”

九女忙说：“啊，我乃是闲游观光，惊动两位道长，实不敢当，请道姐先代我向两位道长致谢，明日我将备礼相拜。时已不早，请道姐回房歇息吧。”

品春退出后，九女温言说：“秋娘，我们这次出京，实为落难之人，应该处处小心，以待待人，图个平安无事，且不可使骄撒性，惹出是非。”

“秋娘知道，只是生性直快，免不了言中带火，请九小姐切莫生气。”

“你说哪儿去了，你们江湖中人，行侠仗义惯了，也全靠

气壮行色，这我知的。不说这些了，你我相处多日，情同姐妹，一路之上，多亏了你的照应。我感谢还来不及呢，哪儿有什么闲气可生？睡吧。”

两人破颜一笑，揭开了纬帐，共卧一榻，为了安全，一路上都是这样。秋娘把宝剑放在身旁，侧身向内，很快入了梦乡。九女把薄被往秋娘身上拉拉，自己却辗转反侧，怎么也合不上眼睛，离京前的一切，总好像刚刚发生过。特别是在上院时刘秀等人的谈话，更是针芒般地刺疼着她的芳心，她再也躺不下去了，索性披衣而起，把油灯挑亮，凝神沉思起来：

父亲——手握重权的父亲，自己童年时，父亲是多么慈爱可敬啊。讨得父亲欢心的是自己十岁能读《烈女传》，十一岁会吟颂花诗，所以，兄妹中唯自己能在父亲面前得娇恣，受到父亲的偏爱。按姊妹排行，自己本应是第四，但因父亲认的干女儿颇多，又说什么九九归一，非把自己排在第九不可。父亲做射声校尉时，一家人是多么高兴啊，但父亲却毫无得意之色，反而更加谦抑，折节下交，所得俸禄和赏赐，往往贍给宾客，散济穷苦的书生，弄得家无余资，节衣缩食。记得一次二哥王宇偶遇上几个纨绔子弟，在酒肆中贪了几杯薄酒，曾受到父亲的严训，并被罚跪半日，还是母亲苦苦求情，二哥才得以起来。还有一次，姐姐的旧衣裙被器物挂破了，求母亲给添件新的，不料遭到父亲厉声相责，吓得姐姐半日没敢出闺房，噙着眼泪自缝后，才得父亲的宽恕。不久身任大司马的三爷爷王根患绝症，荐令父亲以代其位，父亲遂拜为

大司马，可谓职高位显，青云直上。祖母病时，公卿列侯，各遣夫人探问，俱都是绮罗蔽体，珠翠盈头，宝气闪烁。母亲出门迎接时，却衣不曳地，裙仅掩膝，接待女宾，分外周到。所供茶点，不过数色。众女宾都惊诧维言，各道大司马家俭约过人。那时的父亲是多么使人敬仰啊！当年盛夏大旱，飞蝗为灾，所过之处，遮云蔽日，满地稼禾，一扫而光，哀鸣四野。父亲是多么焦急呀！一边派吏查勘，开库赈灾；一边奏请太皇太后，宜衣缙减膳，表率万民。自己也戒杀除荤，连日茹素，且出官私百万，献良田三十顷，付诸大司农，助给灾黎。使得满朝文武，感父慷慨之举，纷纷捐田助宅，充作灾赈。眼见父亲连日双眉紧皱，寝食不安，忧国忧民，曾暗暗自言：汉臣若都如父亲之为，国何不振，民何不安，只可叹有些达官显贵，文不能定国，武不能安邦，却专会搬弄是非，相互攻讦，治国无道，升官有术。要不是有父亲之巨栋大柱，汉室势必危也，做为子女，应为父亲分忧解难。也是父亲的感化，当时把父亲赏给自己的私蓄全献了出来，父亲是多么高兴啊！

时至二更了。雨后的夜晚该是凉爽怡人的，反而有点燥闷起来。九女推窗瞭望，天上出现的那几颗星星不知何时已钻到云缝中去了，黑夜吞没了庙宇，吞没了一切，只有客房中的小小油灯照出外面的一个角落。九女暗叹：这天是否还要下暴雨呀，为何不晴上几天，扫除阴霾，给农家几天痛快呢？转而，思绪又回到了那遥远的京都，回到了那威严的司马府：父亲啊，为何清一时，昏一时呢？自做了大司马，被

封为安汉公后，日进骄恣，专横跋扈，弄得朝野上下，怨声载道，人人自危。昔日的贤名灰飞烟灭，好不使人痛心呀！朝廷宫闱之事，尚不知根底，也不必知之。但危及骨肉的两桩大案，自己是亲眼所见的。

这第一桩大案，乃是王昭君的小女儿来汉宫逗留期间，因其语言举止，半汉半夷，时当今皇上一十二岁，情窦未开，觉得稀罕，辄为注目。恰巧被王莽窥见，硬说是皇上动了儿女之情，便凑着机会，转告太皇太后，应为皇上择婚。太皇太后自无异议。王莽又采取古礼，谓宜授天子一娶十二女制，方可多望生男，借广继嗣。当下诏令有司，选择世家良女，造册呈入。王莽偏在册中作梗，暗示有司，将自己长女编在前列，然在庭议中又故作态，提出除去己女。引得许多朝臣为趋势奉应，伏阙上书，请立安汉公女为皇后。说得太皇太后不得不从，只好依言选定。

九女暗道：姐姐多苦啊！那当今皇上，只有一十二岁，而姐姐则是二八妙龄，奈何做得夫妻？且同选之女，尚有一十二位，个个如花似玉，加上宫女娇娥、妃嫔充宫，安有情爱可言？怪父亲只想做个国丈，强是择了婚期。没想到婚期将至，又断送了二哥王宇的性命，亲生骨肉，一刀两离，好不残忍呀！

原来太史择定婚期，应在次年仲春吉日。王家上下，自然有一番忙碌，不意那天夜间，有一门吏外出，见王宇妻子的娘家哥哥吕宽立在门前，才打了个照面，便即窜去。门吏心想：平时此人常相往来，为何今日鬼鬼祟祟，见人即避？内

中必有蹊跷。正在怀疑，一阵血腥之气，贯入鼻中，越发觉得奇怪，慌忙返身入门，取出火光来照，见门上血迹淋淋，连地上亦都沾湿，不由毛骨悚然，急入内报知王莽。王莽连夜派人缉捕吕宽，次日即被捕到，仔细盘问，引出了一桩特大公案。

还得从王莽迎入平帝说起。

当时哀帝驾崩，平帝继位。因哀帝在时，后宫傅氏乱政，王莽吸取前训，密奏太皇太后王氏，只封帝母卫姬为中山王后，不许入都。卫氏只有此子，不忍远离，只好上书请求，王莽仍然不从。独次子王宇恐父亲此举，待将来平帝长成，怀怨王家，不如预先筹谋，省得后悔。便与师傅吴章、妻兄吕宽商议良策，吴章默想多时，对王宇密言道：“论理应由汝进谏，但汝父执拗，刚愎自用，我亦深知。现只有一策，汝父迷信鬼神，夜间可用血洒门，使汝父暗中生疑，必向我问卜，我可乘机借鬼神之灵释之，说动汝父，使他迎入卫后，归政卫氏便了。”吕宽拍手道：“此策甚妙。”王宇亦连声称善，遂托吕宽乘夜办理。吕宽即弄来猪羊狗血，聚藏钵内，至夜间洒在了王家门上。谁知冤冤相凑，撞见了门吏，竟被发觉诡谋。吕宽心想，此事只有推罪王宇，王莽定会念及骨肉之情，不至于问罪的。不料王莽拍案大怒，立刻将王宇召入，问由何人主谋？王宇见掩盖不过，只好将吴章供出。王莽竟命人将王宇缚了，送交狱中，并王宇妻子一同连坐，不久即逼王宇自杀。亏得王宇妻子腹中有孕，才令缓刑。跟着把吴章拿到，磔死市曹。吴章乃籍居平陵，素通《尚书》，入为博士，